

列
冲虚至德真经释文
子





子 列

注 漢 張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列子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列子卷一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備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疑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
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

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无是非。
行无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饑。

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
謂之嫁。

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

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
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
豈假於言哉。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
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其言曰。有生

今塊然
之形也。

不生

生物而不
自生者也。

有化

今存三
變改也。

不化

化物而
不自化。

者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
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
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
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

也。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
者不得覽無也。

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
復往。理无間也。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節變化
之物。而復屬於有

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而不伴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元開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

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

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動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

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

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遺乎

子列子曰

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

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太始者

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

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呼。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一。所謂易者。竊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

故寄名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

變耳。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无窮極。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

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備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

萬物无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王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有所否。物有所通。大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温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

化者不能遠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

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員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員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兼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自粹而已則

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无待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

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无爲之本无爲之本則无當於一象无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无變化也

皆无爲

之職也

至无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

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知盡則无知能極則无能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何

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无以生事而爲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語名之而无名視之而无形聽之而无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燭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短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子列子

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髀擡蓬而指

擡拔也

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

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无生，亦无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觀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擗爲鶉。

專見得水爲蠶，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蠶之衣。衣，猶覆蓋也。生於陵屯。陵屯，高深處也。則爲陵鳥。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鳥得鬱栖則爲

鳥足。此合而相生也。鳥足之根爲螻蛄，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爲螻蛄，胡蝶皆也。皆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爲蟲，生鼃下。其

狀若脫，其名曰駒掇。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駒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徐骨。乾徐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

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軹食醯，黃軹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替芮，替芮生乎腐蠹。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

鷲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踰之爲猿也。此皆无所困惑，自然而變者也。魚卵之爲蟲。

賣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賣，音蟬，山海經云：賣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牝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鷓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罇，純雄其名穉蜂。大罇，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

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娶。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鷓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

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日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木。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

濕。此因蒸潤而生。**醴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自從隄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蚩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生。終始相因。无窮已也。

未嘗暫无。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聚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无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

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
无動

不生。无而生有。有之為有。恃无以生。言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无。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舉我殊矣。會歸於終。理

固无**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无終无始者也。
道終乎本

无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无始故不終。无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无生无滅。无形者。此无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无形者也。本无形者，初自无棄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物者无刑，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无變，今謂既生

既形而復反於无生无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盡亡也。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

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

真宅，太虛之城。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

反其根，我尚何存？

何生之无形，何形之无氣，何氣之无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无物焉。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无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

而言者也。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此於赤子。

其

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切不與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禮將休焉，物莫先

焉。休息也，已无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

榮啓期行乎邨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

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俯伏之緣洞議幽顯之驗故析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无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搖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无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

底當

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措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

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

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

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

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幾觸事而夷故无慳歎

少不

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命故云憂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

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无窮

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未

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立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无所遺，夫冥內逆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

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木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无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

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墻，翠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鬲翼開知息七，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

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若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

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

而蜀善古之无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從肆，當无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者，德之微也。德者得也，微者

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

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備嚴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記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

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寶世。鍾寶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

哉。世必以為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小事。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

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

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下至虧喪凋殘。方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欲鼓鐸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礪音毀。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无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隨化而遷化。不暨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

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

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閉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濟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

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慮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

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變清有之。臨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聞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

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感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

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人獸之質，則所謂天者，豈阻遠而无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之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氣氣相擊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

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

壞？其人舍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破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戲喻，使目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

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

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

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

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

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

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

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无，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况无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偏積者也。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

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

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張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張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

極，則无形无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

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

其爲盜之道途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凡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

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尙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尙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恐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尙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

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盜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

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

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仞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兒矜伐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橫假外物以爲己有

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籍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亡公私者

亦盜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蒙。復欲違之。非能即而无心者也。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无公私。理无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

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无差也。

何

列子卷二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處理處順。則所適當。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

隨世而喜耳。

養正命。

正當為性。

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𦘔𦘔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

足以養性命。祗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憂耳。

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𦘔𦘔昏然。五情爽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祗足以亂神也。

黃帝乃喟然讚曰。

讚當作歎。

朕之過淫矣。

淫當作深。

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

天下自安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

心无欲則形自服矣。

三月不親政。

事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

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

斯。離也。齊中也。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

自然者。不資於外也。

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无

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

理无生死。故无所樂惡。理无愛憎。故无所親疎。理无逆順。故无所利害也。

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

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擿无瘡癢。

至和者无物能傷。熱濕痛癢。實由於懼。義例詳於下章。稍癢酸痛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

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至順者无物能逆也。

黃帝既寤。

亦寄之眠寤耳。聖人无眠覺也。

怡然自得。召

天老力牧。太山稽。

三人黃帝相也。

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

得。可。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

又二

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

假當為退。

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

見山。海超。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

榮而不衰也。

不假不愛。

假亦愛也。芻狗萬物。恩无所偏。假音隱假。

仙聖為之臣。

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

耳。寄稱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

愆。乏也。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

若。順也。

風雨常均。字育常

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天惡物无疵厲鬼无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泄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

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

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

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

以汝爲達也。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

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哂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哂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无矜吝於豐懷內外如一不徧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所然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无利害

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

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盡道窮宗，為也。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

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

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无待於外，則視聽不養，眼耳晁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

四支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即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

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膚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

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

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闔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羣實也。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

之自高，故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步艱危哉。

姬魚語汝。

魚當作吾。

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无殊絕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天奚足

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餉。

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

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者

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亦形聲微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夫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无

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无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

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无闕。然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

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羸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腎。是故選物而不懼。向秀曰。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无心也。而況得全於

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關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

盡技窮鑄。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兼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杳。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杳。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射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

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

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曰：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

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

范氏有子曰：子華

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晉國黜之。

肥薄也。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

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

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

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闔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

莫不暝之。暝音奴革。既而狎侮，欺詒，黨摛，揆枕。黨音見，搯音扶閉，揆音烏待枕音都惡切。二所不為，商丘開常无愠容，而諸客之技，單體

於戲笑，遂與商丘開具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骨无鷓。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末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

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也。昉始也。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

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大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

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

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

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

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

遷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白熱，惕然震悸

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

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

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

園庭之內，雖虎狼鴟鵂之類，無不柔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

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

怒也。怒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怒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逆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

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

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顏回問乎仲

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向秀

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謾起也。向秀曰。能矜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

曰。謂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能游者可教也。

輕水也。善游者之散能也。忘水也。亡水則无矜畏之心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崩者。陵視舟之

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開暇也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

憚以黃金樞者惜。互有所投曰樞。郭象曰。所
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撰內。唯忘內外。遺輕
重。則无巧拙矣。孔子觀

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

子益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

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

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

偕出。齊汨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

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索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顯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

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彙現

二而不墜。則失者鏽銖。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鏽銖之閒耳。彙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彙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手轉審。則无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槩株駒。崔譔曰。槩株駒。斷樹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

側不以萬物易蝸之翼。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痴

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

上也。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日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

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僞形以獲蟬，海童在和心而鷓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

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精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无所多怪。此一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火敗曰狩。藉苒燔

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

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闕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

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

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

所證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強欲爲

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无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溯涉木石而不挂。破鑿鋒

刃而无傷殘。履危險而无巔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游。身能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造化。五才備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輪。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

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收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无氣。支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无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

兵。未足怪也。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

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

而无事。猶有雌无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无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元

其一方以

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

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乎不諛不止。

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滅。此至人無惑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土。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淵淵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爲之有

生。苟无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不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

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丈。不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棄物。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爲杜

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

不齋。或无坐字。向秀曰。无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无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太沖莫朕。向秀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旋之潘。音藩。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

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洑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

淵焉。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洞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旋之與龍。隨常淵然。自君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凡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

澹然自得。泊乎無爲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已夫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猗移。

向秀曰。无心以

隨變也。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无然无所係。

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茅靡當爲類靡。向秀曰。變化類靡也。事波流利。化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出變

而時動。故相者无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爲其妻饜。

向秀曰。遺恥辱。

食豨如食人。

向秀曰。忘

貴賤也。

於事无親。

向秀曰。无適无莫也。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怵然而封戎。

向秀曰。真不敢也。戎或作哉。

壹以是終。

向秀曰。遂得道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進。

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

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己曰。夫內誠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

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諫成光故也。而整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

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无求於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无所失者。而況

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敦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

瞽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无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擊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

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曾，无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郭象曰：任平而化，則无感无求，无感无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必怕使物感已，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能相

也。啓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惑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

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弊。

夸故曰不可教者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澣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汝云何自

居處而夸張若此。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客舍家也。公

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篋。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宋，東之於逆

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

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騰聲於代鬼神人

遺之所不與，虛己以脩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

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者，至於若已，則

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者，至於若已，則

殆矣。遇敵必危也。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

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无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无分銖之重。而我无力焉。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

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

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化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

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臙行。无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

解頰。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鸞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獬虎爲前驅。鵬鷃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无所不口。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口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牡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遠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思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

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

鳳毛羽之長。愛逮蟻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无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

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劉神魑魅。

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

聚禽獸蟲蛾。

百獸率舞是也。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宋有狙公

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先誦之曰：與若茅。茅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

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若

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按悟之速。十日又問：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

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聽，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无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

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盎施之族。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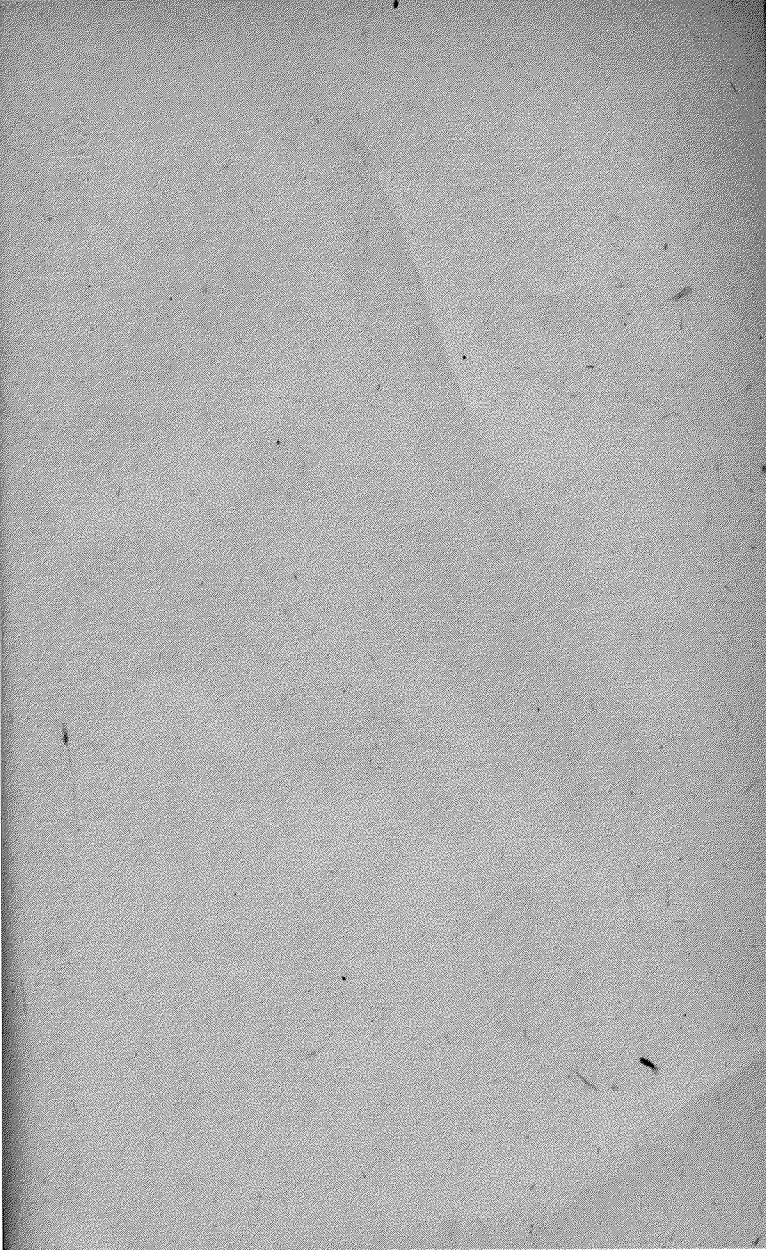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三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俱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

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化幻人也。

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

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

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

饗饌臭也。

王之嬪御。臆惡而不

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

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

娥媼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筓珥。

筓首飾。珥瑱也。

衣阿錫。

阿細縠。錫細布。

曳齊紈。

齊名紈所出也。

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

芷若香草。

以滿之。

充滿臺館。

奏承雲。六聲。九韶。晨露。以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聲帝馨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

月月

獻玉衣。旦旦薦玉食。

言其珍異

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

祛衣袖也。

騰而上

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

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

既席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

王府而視之。其宮樹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

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爽。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

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

若殞虛焉。殞墜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

扶貴反。

王問所從來。左右

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

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

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暨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暨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閒。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古華字。騶而左綠耳。右驂

赤驥而左白馱。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鬲角。上齊下魯。此古字未審。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

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

馬之漣。以洗王之足。漣。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一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

于崑崙之口。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

母為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奔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

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辨。後世其追數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

百年乃徂。知世事无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

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

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

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

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

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失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无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靈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替而事著，偷之失度，則跡顯

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滲，則飛鍊雲沙，以成水頭，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盼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

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

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得讓于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

之迹聖人密微驗也候占也六用而不顯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夢之占義見周官笑謂八徵。一日故。故事二日爲。爲作三日得。四日喪。五日哀。六

日樂。七日生。八日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笑謂六候。一日正夢。平居自夢二日蘊夢。周官注云蘊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日思夢。

因思念而夢四日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日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日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卜。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

釋其本者莫不改惑誠識所由雖謫怪萬端而心无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

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火性猛烈遇則燔炳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

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涉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

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夢歌舞者哭。此皆明夢或國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

无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

神疑者想夢自消。靈無情念。夜无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厲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

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无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理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

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

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

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

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

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水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

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

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

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无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吾晝為僕

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

爲人僕。趨走作役。无不爲也。數罵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吟音南反。嚙音嚙。徹且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

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視。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

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聞。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榮各適一方。則役夫勉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弊於夜。理苟不

榮未足相勝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御。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墮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

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

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

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

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

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无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

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

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或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无覺夢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

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幽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靡焉同乎府宅聖人將无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

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无專惑行无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身苦若心非貪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非藥石之所攻

宜其大忘者都无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辭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

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

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土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无心之極非數術而得

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藝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

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

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期況體極乎子貢聞而怪之以

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勝之所遺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

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饜香以為朽。

月令曰其臭朽。

常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

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

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

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

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

遘歸也。

榮。養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

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

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无欣感者也。



列子卷四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无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宜耳。出

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宜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

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

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閒之色。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

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无所不知。无所不樂。无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

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无可无不可哉。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象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无益於理也。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

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

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闕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

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根本，故先有此言耳。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

謂所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无樂爲樂，亦不以无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无樂；任其所知，則理自无知。

无樂无知，是真樂真知。

都无所樂，都无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无心。

者也。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

居宗體備，故能无爲而无不爲也。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

之道，即而不去，爲而不恃，物自全矣。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淫思。

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

後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亡餘事。

陳大夫聘魯，私

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

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闕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

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

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髮髯，臆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爲其稱謂，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无

所廢亦无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弟子有亢古郎反又音庚倉子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

荷微焉則視聽不因戶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

魯侯聞之大驚易任迹同於物故物无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无心者无東西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无所用都无所用者則所假之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

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无不通矣神合於无同无則神矣同神则无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无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无而爲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

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无不于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爲差也乃不知是我七

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登復覺知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

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无所學實无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

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

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農之爾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顯迹，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迹者也。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

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題舉絕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為者

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何晏无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以无譽无名者也。若夫聖人，名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為道，无譽為大，則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

此比於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之中，當與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相應，異類无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

詳此異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无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城，而沒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无名，故可得備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浩茫者也。

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莫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子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也。子夏問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於子夏避席而問曰。然

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闊矣。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

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

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立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隱也。門之徒役。以

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歸。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

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聲。目不帶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

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蓋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

不能得聞之。

顛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神役形者也。心无思慮。則貌无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

末行者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惑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无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尙勝也。

子列

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駭。

反舍咸有疑色

欲發列子之言。

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

窮理盡極。故言意兼。

忘。

用无言爲言。亦言无知爲知。亦知

方欲以无言廢言。无知遣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

處无言无知之域。此即復是遣无所遣。知无所知。遣无所遣。者未能離遣。知无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

夫无言者。有言之宗也。无知者。

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无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无役慮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羸至高之所適者。反下。

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寺驚如何。

子列子學也

上章云。列子學寒風之道。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

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

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勝笑並坐。似若有囊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方哉。一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

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

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黃帝篇已

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心之理。則无幽而不照。二羣雙出。各有攸極。可不察哉。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

游之樂所玩无故。言所適常所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人謂凡小人也。惟觀榮神珠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

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

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爲異者也。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

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

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窻。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雖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凌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

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敘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內足於已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厭。於已

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厭。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適常通

而无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

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

如貧，視人如家。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

衆庶，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

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

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

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隨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

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

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七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

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炳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也。鼻將窒

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僵，仆也。如顛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

側變，居亢極之勢，莫不傾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

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闇昧衰迷之所資。鄒之圃澤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

鄧析，鄧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朝，謂爲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

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實。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

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

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譏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

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

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

羣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聽者為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无事焉。苟榮謂傳。椒夏侯立曰。子等在世榮間。功名勝我。讖滅我耳。瑕立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周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讖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執政者。適吾之所使。子奚於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

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切。宣王心惑而疑曰。

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

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恨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

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

以死事之力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昧者

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立，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

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

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公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

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

學无友。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雖才辯而不合理也。漫衍而无家。儒墨刑名亂行而无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

與韓檀等肄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

於色罪狀龍太過。

故責其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

屬。前矢造準而无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著棚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

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

射其目。矢來

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箭行勢極雖筭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

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以此言戲子與。

同後發於前發則无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擲百虛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

也。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手之所銜。不慮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蒙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

劉道冥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穎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蘊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

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

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

尤。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

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支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顯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宜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

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皆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孤犢未嘗有母。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諱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夫无意則心同。同於。无指則皆至。忘指。皆无。

所不。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至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則由於不等。故靈。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子亦有此說也。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此語近於。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馬皆條也。言龍之言无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辯。又鄙不可解。慢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

吐鄙之。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洽於物者。則治名威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

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洽於物者。則治名威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

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洽於物者。則治名威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

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洽於物者。則治名威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

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

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

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

功成身退

舜不辭而受之

會至而應

關尹喜曰在已无居

汎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箸

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故若響也

故其道若物

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

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亦非有

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心矣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无假者則

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不爲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爲

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

此則府宅

雖无而非理也

列子卷五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問於夏革革字莊曰古初有物乎疑直混夏革曰無物今惡得物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

乎後世世為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

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終始相循環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

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

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虛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無極復

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

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齊中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

營人民猶是也。如是開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

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瀛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開則是是矣。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

中。期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

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議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

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聞。遠得物外之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闢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聞。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東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剝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聘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然則天地

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昇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斷龍之足。龍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疆。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

其後苗裔。恃其疆。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

山在西
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
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激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无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
霧云東注无底之谷其下无底

稱其无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无
无極限有不可盡實使无底亦无所駭

名曰歸墟莊子云
尾閭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減焉

八紘八
極也九

野天之八方中央也
世傳天河與海通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

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

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
閒相

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
來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而五山之根无所連箸

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
形之城皆寄於太虛之中故无所根帶

常隨潮波上

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

大荒經曰此極之神名
禺彊靈龜爲之使也

使巨

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鼇戴
山其何以安也

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

不盈數千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圖三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載而此六鼈復爲一釣之所引龍

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十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

巨億計帝憑怒也憑大

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

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事見詩合神務

東北極

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見山海經詩合神務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

見陽而死終北之北

莊子云窮髮

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

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莊子云鯤化爲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說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

夷堅聞而志之

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江浦之閒生麼蟲

廢細

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謂朱黃帝時明目人。

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鯀俞師曠方夜。撻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鯀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類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

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瑤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然聞之。若電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國有

大木焉。其名爲櫛。音袖。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

鸛鶴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此專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无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

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太行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

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

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會也。其妻

獻疑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在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

隰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隰土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

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

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

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

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乎矣出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

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二子夸蛾

氏傳記所未聞負一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且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

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忘懷以逸事无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鑿妻之孤足以晒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與夸父不量力欲追日

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廣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

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

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

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固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无所因假也。不待

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持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无所

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地草已上，皆夏革所告股湯也。禹之治水上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恨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遺，故寄言迷謬也。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无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

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巒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甌，盆也。甄。甄，盆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

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瀢。山頂之泉，曰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不

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

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昔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瀟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俗神瀟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儼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植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視搗則諸侯從命視疑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植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南

國之人被髮而裸力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

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矣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

有輒沐又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冥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乘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

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舁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之國者其親戚

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

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

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

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

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皆平皆均。則理无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

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約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爲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

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荆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鯉魚其大盈車。

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夫飾芳餌。挂微鈎。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繩絕。放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

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

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无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无

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

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

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

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

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

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

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

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他能剝腸易胃，游洗五藏，天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

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據其難教。

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技聲，然後能盡聲，技之用也。內不

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支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无幾何復見師襄師襄

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摠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角木音屬春夾鐘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羽水音屬冬黃鐘十月律。

一月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比一時彈琴无緣頓

變四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

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自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鄒

衍之吹律。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援之而禾黍滋也。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薛秦國之善歌者。

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

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

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

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

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

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

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

其趣。伯牙乃含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已无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无處藏其聲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

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

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

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

王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美人。

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

而无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

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臟有病。皆外應七孔。與曰支也。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

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无方。人藝臨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无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无神

主邪。斯失之遠矣。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

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箭无虛發。而獸

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

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機。機。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

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莖之鞞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

絕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

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

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

人祕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造父之師曰秦豆氏秦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

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風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

成其所難所以為諭也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

容足纒得安腳計步而置疏數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无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

得之捷乎敏疾也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

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響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无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无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无用之轍。蹄外不賴无用之地。可不謂

然也。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也。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

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

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鏗鏘摧屈。而體无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无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

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

言其照夜。其觸物也蹶然而過。蹶休壁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无施於事。不能害物。匣

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

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

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

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

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錡鑿之劍。火況之布。其

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況之布。况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爲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誣章斷後。而說切王刀火况布者。明上之所載。皆

事實之旨。因此二物无虛妄者。

列子卷六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秉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榮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无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

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變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特許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无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眞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誣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

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豆褐。食則黍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譎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

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

生止矣。予不敢復言。閱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豆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

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概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

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感。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

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嬖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之夫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糾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

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

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

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

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捨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

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

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无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

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能用也。實无善交，實无能用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

也。此明理无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世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

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清已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環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

帝而哀不已者，愆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已故能无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

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聾不聵，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鑰於己，而羣下无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備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

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

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敵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

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弱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天福也。自然生耳。自然

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顧生存而感之於死。似由身控。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

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感。可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天罰也。願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久

生而更。天罰也。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柰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如。故曰

窈然无际。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无际无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神聖雖妙。不能逆時

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真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无也。平之寧之。平。寧。无所施為。將之迎之。功无遺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

梁得疾十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

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

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備短之期，咸定於无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時者之所惑，玄達者

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

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

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即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无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羽倚伏，處順以去，逆就

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

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

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信命者亡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

亡所不信。理亦无信，與不信也。真矣，慙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理苟无心，則无所不爲，亦无所爲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

動若械。此舉无心中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墨音

屎，勑音單音至音啣音然音啞音愛音慙音減音慙音發汗音緩急音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列子 卷六 八

巧佞愚直，魚，竊。斫便辟，斫，不解。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穆苦。

牙情露，音。極凌，音。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莫，徒。

睡止，如。勇敢怯疑，眠，不開通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譎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與。自專。

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

所歸也。倥倥，姑。成者，音。初非成也。倥倥敗者，音。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无幾也。故迷生於倥。

感其以成敗而不危。能辨迷之所由也。倥之際昧然，於倥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味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

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勸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无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拚目塞

耳，背坂而墮，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

必貧，亦宋必然。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

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也。中半。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

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殺。任智之。所知也。亡所不量。所知也。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

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衰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

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

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自然冥
運也。

列子卷七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

世者是不濟乎

生生之趣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

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无已。故情无猷足。

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燹其心。

夫名者因僞以求真。假虛

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无勤憂之弊邪。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

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言不專美。惡於己。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

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

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若實名貧。僞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僞名也。僞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不僞則不足。以招利。

昔者堯

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

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設有

一者孩抱以逮晷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

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

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馱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

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

時重囚疊梏何以异哉。异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往

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為善不近名者從性

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為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

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

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

非能之所爲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

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懲當今者。德之至也。楊

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李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

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貴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也。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

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是已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

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

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

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闕。塞。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

得嗅謂之闕顛。鼻通曰顛顛音舒延切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

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

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

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過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

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

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袁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子管

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无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

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

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

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媵音烏果

切齋音
奴坐切

以盈之。方其聘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爲

之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

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聖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實鄰於死者。

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

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

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

別之猶
辨也。

夫善治外者。物

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

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无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

偶爾此一篇辭義太遲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

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為也。无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

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偏非齊土之所產育者。无不必

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无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

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

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

病也。无藥石之儲。及其死也。无瘞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无常。財賈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

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又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

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聚意所經。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

未足以得此人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无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无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

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

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无所顧戀也。无不廢，无不任，何遲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

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已趣，故亦相答對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

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

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

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

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

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鮪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无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无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要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

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

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

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

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

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

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

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

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不敢恣其嗜慾。二爲名。不敢

恣其所行。三爲位。曲意求通。四爲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遠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无對。制命

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

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隨急。離君区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瘡體

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

美謂天下无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縑屨。麗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

隕室綿纒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愴。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

甘棗。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无獸之性。无獸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其

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

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列子卷八

說符第八

夫事故无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

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

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罪，故當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特後之義，因而自釋之。盡呼即以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

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无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

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平通是乎遠。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

末悟，故曰先知之耳。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

湯武愛天下，茲王桀紂惡天

下故亡。此則成驗。

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

利不亦難乎。建理而得利未之有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

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无不符驗。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學也。令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未存。存末則失。

本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无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人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

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无遺矣。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

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有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

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矣。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

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奢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以己知。勿則

以爲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

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比明用巧能。不足以婚物。因道而化。則无不周。子列子窮容

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闔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

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

言而遺我粟。室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

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

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謂

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愆于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

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

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家之道者。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州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

此用與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无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交會者矣。

智苟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

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共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

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勝已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

之情也。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

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

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

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君欲無盜。

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答所以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

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許之所逃。用先讓以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

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

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德術乎。所以能入

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

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帝黃

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所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无繻

之。石之水則及。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白公曰。

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无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

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為無為。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

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着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

使遽人來謁之。

遽，傅也，謁，告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

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

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夫憂者所以為昌也。

成之深也。

喜者所以為亡也。

將致矜伐。

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工，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

孔子之

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力也，拓，舉也，孔子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為攻。

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爲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

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得爲攻之母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

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

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迨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

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國

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

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蹠並趨並

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狹者聞之復以干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

謂先僑人

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

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相馬繼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憂懼恍惚若

存若亡難。若此者絕塵弭蹴。言迅速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

得知也。負索薪菜。蓋賤役者。繹薪菜者。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

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

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

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得其精。忘其麤。在

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

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

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

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

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

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遠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

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

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禩。信鬼神與禩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无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

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无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

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

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

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箸焉。既爲盜矣，仁將焉

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无蚤招患，燕人假有仙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无量，財

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檣魚而笑。明瓊，商五

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

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无以立。謹於天下。

勇。謹。

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

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无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業著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

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謔。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殿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棗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

叔可謂黜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

感无遠近幽深。

是故賢者慎所出。

善者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

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雖髮膚不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无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

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糲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楊朱曰：行善不以爲

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

術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无近名，豈不信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諭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

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

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

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宋人有游於

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

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聽可疑之塗。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

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

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扣音搨他日復見其鄰人

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惑，則隨志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員共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事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謀度作亂。罷朝而立

倒杖策，鏃上貫頤。鏃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箸其行，足蹟株

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

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大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

萬物所係。速著萬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墮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乾隆乙卯季冬。書船鄭輔義攜宋刻列子二册求售。適是日余在友人處。因留於大兒玉堂書塾中。至暮抵家。取書閱之。密行細字。尙是宋刻之上駟。急挑燈校一卷。覺世德堂本訛舛已復不少。真善本也。明晨訪顧抱冲于小讀書堆。鄭書友已在座。背抱冲問其直。索白鏹六十金。余方以爲價昂。不之得。而抱冲已喧傳余之獨得是書矣。蓋是書先攜至金闈袁綬階處。後到余家。綬階遂爲抱冲言之。而抱冲作書於輔義。指名相索。輔義含糊答應。忽見余與輔義耳語。知是書已留余家。故抱冲以余爲必得也。余亦以是書不歸江夏。卽歸武陵。倘惜財物。致失異書。大是恨事。因固留之。并不敢重與物主一觀。輔義來議價者再三。仍執前所言。不得已屬其取向所見之宋刻新序同買之。許以八十金而始允。余雖知是書之貴。明爲余與抱冲爭購之故。然此愛書之私。終不爲所奪。在余亦自笑其癡。耳歲晚事忙。不及叙得書顛末。新年以守制居家。不出門賀歲。午窗新霽。展函讀之。爰題數行于後。俾後之覽者。知異書忽來。如景星卿雲。爭先覩之爲快。若癡獸如余。尤有甚於人。有不竊相笑者乎。

大清嘉慶元年元旦日。試筆。書此於昭明巷舊居之養恬書屋。

棘人黃丕烈

列子行世本。以世德堂六子中本爲最。余舊藏影宋鈔本。抱冲曾取與世德堂本校之。多所歧異。幾自矜爲善本矣。近得此本。佳處更多。鈔本遂遜而居乙。抱冲從弟澗蘋爲余校是書。見其中所附音。始猶疑爲

殷敬順釋文後細審之。乃知非釋文。蓋作注者之舊音也。且爲余言。爲殷敬順。乃宋人而託名唐人者。如此本字句釋文所云。一本作某某。皆與此合。則此本之在釋文未行以前可知。列子善本絕少。得此足正羣譌。書前跋畢。并記數語。以傳信於後。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

殷敬順撰
陳景元補遺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

本館據湖海樓叢
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序

夫莊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在洋汗漫充滿於太虛而無形時可聞也故著書發揚黃老之幽隱剖抉生死之根柢墮攷解裘決疣潰癰語其自然而不知其然意其無爲而任其所爲辭旨縱橫若木葉乾殼乘風東西飄颻乎天地之間無所不至而後莊子多稱其言載於論說故世稱老莊而不稱老列者是繇莊子合異爲同義指一貫離堅分自有無并包也昔列子陸沈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識藏形衆庶在國而君不知天隱者也有道而人莫譽道豈細也夫書

有理而世罕稱理豈粗也夫人也之書也深矣遠矣
與物返矣不其高哉僕自總角好讀是書患無音義
解所闇惑及長游天台山桐柏於司馬微水帳之下
獲爛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墨敗壞不任
展玩而急手鈔錄其脫落蠹碎漫滅棧損十已四五
矣而紙尾題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纂衡岳墨希子
書遂草寫藏於巾衍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
手寫列子洎盧重元注就於藏室繙景德年中國子
監印本參有校無會得帖異比得國子監印本經并
注脫誤長乙共一百六十字集成訛謬同异一卷附

於釋文之後已而補亡拾遺復其舊目前人所稱最
善者如程是豹之別名裔裔乃泰丙兩字古文此其
博學而多識者其有越畧惟埃同志損益啟悟熙寧
二年九月九日碧虛子題序

冲虚至德真经释文 序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釋文卷上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列子新書目錄

姓列名禦寇或名固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天寶初奉旨冊為冲虚真人

其書改題曰冲虚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

二十篇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勅加

至德二字號曰護左都水使者臣向姓劉名向字子

冲虚至德真經正漢楚元王交

玄孫校定校音教謹歟音與經中與臣參七南切劉向

此書也字多如此作管子新書目

錄云臣參書音酬校謂兩本相對覆除復扶又

四十一篇音酬校謂兩本相對覆除復扶又

以盡子忍切極及在新書有棧音翦謂蟲蠹斷滅七

翦字同周禮有翦殺青謂汗簡刮鄭繆公音穆與魯

氏掌除蟲魚蠹書去青皮也鄭繆公哀公同時

迂音于誕徒旱切迂誕疏恢口回切詭孔委切恢詭大推

分符問切乖背音佩孝景漢帝諱啟亦頗背可切偶言音遇劉向

與語者作人姓名使相列傳列傳經傳之昧死上時掌切

永始漢成帝號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劉正興音余揚

州刺史名陶傅穎根名敷北地人晉並少詩照切始周張湛

祖之疾用從兄疾用正宗王宏字正宗高輔嗣王弼字輔

魏尚呼報切先悉薦切并與正切仲宣王粲字仲宣

中音祈幾將近也總角詩云總角及長丁丈切避難

乃但尺證各稱尺證寇虜魯音盡全子忍切料簡音聊理唯賈

躋音祖父咸子集傅玄字休奕北地人著子書一百

集二十卷父子俱為
晉司隸校尉鶻侯
僅有音覲比亂必利復在扶又

著物直畧切自喪息浪切生覺音肆肆任而鳩切此例稍往

往與佛經相參猶云佛經往與列子相屬辭音莊

子名周字子休宋人也為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

人其書曰南華真經中慎到趙人也先申韓申韓

其學本韓非韓之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尸子

名俊音絞魯人秦相商君師之淮南子劉安漢武孫

鞅死後逃入蜀著書二十篇淮南子淮南厲王長

子招致賓客作內書二十一篇多真玄示龜胎中玄

經之語又外書三十三篇論新語玄示

作玄示八篇演解五千文指歸漢嚴遵字君平作指

天瑞第一

夫音符是發語之 舛昌充切 錯昌充切 之分符問切 子列子冠

氏上者著鄭圃音補圃田鄭之藪澤 人或作亡 无同音無 眠

其為師也也今在滎陽中牟縣 人真經云名林鄭

古視也字也 行无下孟切 所謁謁請也 壺子林 子林司馬彪注南華

也人嘗語 一本 作詔 告也伯昏瞀人 莫侯切 後伯昏 告女 音汝

塊然口對切 往復依字音服後不 而復扶又切 不殆待音 黃

帝書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得長生之道在位一百 年

與道經相類立牝 毗忍 无景音影 綿綿武延切 存耶以遮切

同向秀 音餉 字子期 晉常侍注 自知音智 瞻羣時豔切 不匱音饋 大易音大 未見賢遍切 之稱尺證切 易繫

胡計混成胡本切渾音魂淪音論下同相離力智切去也或作平聲讀近日離遠

日別後以別明彼列切離散先汗切循之旬音易无形捋

淮南子作形埒謂兆朕也乾鑿易變而為一自一經

度作形時今從手者轉謂誤也惚忽音悅況往切以數色主迺復古乃上為時掌所倚

於綺天地所否蒲鄙切造餘七到切則闕礙音所屬燭音素

分符問切下名燾育音蹈貞粹音遠係於計音嘗呈示見

能羶式連切道論盧因切恃无音市名之彌正切響許兩切光

景音影食於道徒也司馬彪云徒道旁髑髏音獨摵音塞逢

音蓬也拔也皮八切過養古臥切實當丁浪切種章勇切有幾居

切若鼃戶瓜切為鶉音淳事見賢遍切墨子墨子曰夫物或有久或无

久始當无久化得水為豔音計司馬彪云萬物雖有

若龜為鶉也兆朕得水潤之氣乃相繼

而生也鼃音中步田切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

也也鼃音中步田切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

水中矣楚人謂陵屯音豚潔處昌據切陵鳥音昔一

之龜蟻之衣陵屯音豚潔處昌據切陵鳥音昔一

隨燥濕也鬱音也栖音也壤音也鳥足草名蟻音也螻音也

之變也也鬱音也栖音也壤音也鳥足草名蟻音也螻音也

所在也胡蝶音也蝶音也胥也師說云胥少也生竈下

得熱也若脫音也他括切郭注爾雅謂少去時也生竈下

氣生也若脫音也他括切郭注爾雅謂少去時也生竈下

之爲鷮

音

鷮鷮

之爲布穀

本又作穀

陸機毛詩鳥獸疏

相似其飛急疾取鳩

鷮鷮也一名

鷮鷮之化爲鷮

鷮鷮

也音

燕之爲蛤

音

燕或作雀

周書曰雀入大水化爲蛤

雀入海化爲蛤

雀入大水化爲蛤

雀入大水化爲蛤

雀入大水化爲蛤

雀入大水化爲蛤

田鼠之爲鶡

音

三月田鼠化爲鶡

鶡鶡也

鶡鶡也

鶡鶡也

鶡鶡也

鶡鶡也

鶡鶡也

雅駕亦鵠也

鵠也

鵠也

鵠也

鵠也

鵠也

鵠也

鵠也

鵠也

是也楊承慶字統音關

一

老

老

老

老

老

老

老

魚卵

來短

宜爰

上蟬

如狸

力之

而有髦

音毛垂

北

毗

切牡音

鴟

五歷切

三蒼云

鴟鴞也

眸子

音謀

名穉

古稚

音豐司馬彪云

稚蜂細腰者

而孕

以撻

好而

呼報

后

后

后

稷長

丁丈切

曰水

音

有莘

疏

嬰兒

或作

湯相

息亮

厥昭 魯子云孤藜一名厥昭恒翔繞其木不能離之師說云孤藜蜻蛉蟲也蜻蛉音青零 生平

濕 失入 因蒸 音證 醯雞 也 蠅 蝶 羊奚比 毗音 乎不筍 音 久竹

生青寧 南華真經從羊奚至青寧連為一句司馬彪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皆生非

類青寧 生程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獬按

蟲名也 海經云南山多獬郭注云獬是豹之白者豹即虎

生非類也 據程是獬之別名也按獬似熊毛又黃而

黑有光澤 者獬音陌 馬生人 搜神記云秦孝公時有 生響 許兩

同響應 於證 不復 扶又 之稱 尺證 借終 音 料 音 終進

音盡 下同 虛漠 音 故迭 音 不久 音 不生者先有 悉薦切 而

復 扶又 畫其 胡麥切 計策也 一 精神者天之久 音有

本作又篆文與久字相類按漢書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骨骸者地之有王孫常讀此經今國子監本

作分大較音角少壯詩照切老耄莫報切氣飄音漂德殷正也一本

作故與爭音諍閒古莫切大山泰音乎廊音成魯之邑名帶索先各切

為樂音洛之別彼列切定分扶問切故復扶又切纏居兩切保

本或作襪襪博物志云織縷為之林類音淚或本作穎者誤認

底春都禮切被裘音備遺穗音遂故畦音攜据之居運切並歌音滂

切下謂彼叟西口切有試往訊之音信一本無有字之壠音力

切會不音層不輟丁劣切叩之上候切而應於證切少不照詩

切勤行下孟切長不丁丈切何樂音洛能壽音受惡鳥路切

不愈音與以告方沃切卒然倉沒切造極七到切去彼上呂切

許處昌據切於厭於豔切其曠音曠墓穴也畢如音臯宰如

言如冢墳如墳鬲如鼎音歷形如伏焉荀卿作樂天

宰也音洛去切上呂離力智昧然音之憊音疲也切之佚音逸晏

子晏嬰大夫樂生洛惡死鳥路慎行下孟無厭一鹽之

徼音叫人才音哉下同種賢世形音重名譽余據跨張口花知

已音以所去注上呂切為寤音悟去彼上呂破礪音毀虧喪浪

切粥音育熊音著周文王師封於楚亡已音無操七刀隨世

音生下同省聲上進音盡所矚本音燭一自世音生杞音起國音殷湯封

夏後於杞周又封之今在陳雷雍崩隧音墜星宿音秀

上縣武德年曾置杞州地是也

勝音升中傷丁仲塊口對充塞音蘓則踏音除步趾音此蹈音徒踐踏之兒人舍音釋長盧子史記云楚有長盧子著書九篇

屬道家流虹蜺音紅之子外切最泰音大遠音借全音之見賢偏切

何處昌據切舜問乎丞謂輔弼疑丞之官一本作丞有夫符音重柱用切

同蛻音復扶又切向氏嚮音大壤如掌切施及延也亡延也切

不音無以贓音先居悉薦切曰嘻音熙哀痛之聲吾盜天地之

時利絕句之滂音築音吾垣音植音髓音施音

切文兩切過東郭音離音而音稱音復音

扶又于偽切為吾藏音大虛音吝音所厝音

黃帝第二

養正音性音焦然音肌色一作色疢音黜音進智音讚音

音每謂禾傷雨而生黑致治同不治音進智音讚音

音 歎 過 淫 深 舍 宮 捨 去 直 丘 呂 鍾 縣 立 閒 居 閑 齊 心 齋 音

下 同 弇 州 奄 幾 千 居 豈 无 帥 或 所 類 師 長 長 丁 丈 切 帥 嗜 欲

常 二 親 已 紀 音 知 背 佩 音 斫 撻 打 音 酌 撻 指 撻 音 偶 无 疔 音 消

癢 餘 兩 切 痛 癢 謂 疼 癢 也 周 禮 春 時 有 疔 首 疾 夏 時 有 癢 疥 疾 鄭 立 云 瘡 酸 削 也 說 文 云 痠 疼 痛 也

見 周 賢 遍 不 咳 五 蓋 雷 霆 音 廷 不 滑 骨 音 不 躓 致 音 怡 然 與

切 大 音 泰 山 稽 音 雞 漢 書 云 大 帝 相 息 亮 疲 而 睡 絕 句 二

十 有 八 年 十 一 本 作 三 年 大 治 直 吏 幾 若 祈 假 音 還 號 之 戶

切 列 姑 射 夜 音 山 在 海 河 洲 中 山 海 經 曰 姑 射 國 在 海

行 百 里 曰 姑 射 之 山 又 西 南 行 二 百 八 十 里 口 姑 射 山 行 列 在

海 郭 云 河 水 所 經 海 上 也 言 遙 望 諸 姑 射 山 行 列 在 海 河 之 間 也 按 西 域 傳 黃 河 東 注 蒲 昌 海 潛 見 山 賢 行 地 下 入 中 國 蒲 昌 海 一 名 鹽 澤 在 交 河 郡 見 山 賢 遍

切上有神人此章與山海經畧同吸風許及豈復扶又淵泉上

讀為自粹音遠不俛烏恢切不愛不俛不愛謂或隱或

隅其人木居偃愛隱偃也愿音願慤口角无愆本又作

切常鈞音均札傷側八切鄭眾注周禮云越人疰才移

也厲音厲鄭眾注周禮云靈嚮音響進音盡洽然音寇

稱尺證數色主切不省息井因開音開斬音斬懟音隊又

不與命一本無女音汝曩章載乃朗切章載字載有憾

切胡紺脫然土活此乎本又姬音居女音汝眇音眇從心音縱

同庚音更居行切於匿一本道契苦計橫去聲下同

未造七到所倚於綺幹音乾殼口角曾未音層浹時可協

可幾音冀甚怍音昨屏息屏氣似復言扶又關尹關令尹

度著書九篇潛行或作漸不空一本作為闕音礙不慄音栗列

例姬音居魚音吾語音魚女音汝相遠於萬之造音作臧祚

者焉於虔深音淫見賢遍養其氣一本作造七到切无

卻音間也之隊音墜乘亦食陵選物音心為伯子偽无人莫

於義頗迂莊子亦作還不懼之涉不闕去隨為伯子偽无人莫

並同窮鏑音的措杯必回肘竹九摘矢音的復扶又

沓音踏寓音遇敏捷疾葉象人木偶人形遂七旬二分垂

謂足二分懸垂在外至踵音腫揮斥音尺象云揮斥猶放怵丑

切有恂目音荀何承天纂要云中切殆矣夫本

作始偏肥皮美切按說文字林並作屮侔音謀於朝

矣夫潮音相凌一本作介意音界副垆外占螢切田叟西口切先

悉薦窘奇隕切荷胡可切畚音本蕘濶視苦括切遠眠

之奴革切方言揚越之閒凡人相輕侮欺詒音待方

本作攬胡廣切方言言今江東人亦秘蒲結切方言凡

給扶畢切挨烏駭切枕丁感切方言擊背也亡音無慍

容於問切技渠綺切單音丹憊蒲界切俱升一本作俱

漫言莫汗切償百音賞飛鳥一本作揚餘亮切猶颺

骨音肱按骹是古委字說文无礪音毀偶然五口切未巨

大也云骨曲直也於義頗迂之淫音深隈鳥恢切水曲音永潛

本作詎因復扶又切之淫音深隈鳥恢切水曲音永潛

也水底都禮切衆昉分兩切難色乃汗切埃不漫為埃本

作埃吾亡無音餘惟恐誠之不至至之不行行之

之不及一本無至之但然丁達切近去聲危險音嶮識之

志音周宣王名靖厲王子也牧正養禽獸之官也梁鴛音央委於偽切食音嗣

下食雕鶚音彫無不柔馴者松倫切順也一本無馴字孳音茲又

尾孳尾牝牡相生也乳搏噬音博毛丘園姓毛名丘園也一本

作圍魚傳受之受一本無字為其于偽切碎之一本作其

儕助皆切廣澤本又曠操七刀切能游浮水曰游數能色據切

同權舟直孝切一本而謾所六切莊能鴛音木鳴也

誤字曰讒音衣與謾音欺聲也玩其五貫切道與音余且為千偽切惡

往音閒音瓦音掘掘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曰掘亦

姬兒童為藏疆之戲幸氏三秦記云漢鉤弋夫人手

鉤銀銅憚待汗殢音昏方言所要於遙愈音庚重益也拱

拙本作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並流音傍史記漢書傍

而承音極方言出溺為承棠音塘道音導下音道

注穆天子傳承音子音曰亡音无本無齊音水音如磨齊也

汨古忽切涌波也郭象云痾於禹僂音纒痾僂承音鼯

音條一本音掇都括切彘古累垵音九司馬云謂錙音銖

殊音溜音調音吾處身也身一本無厥音株音駒其月切說文作

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音譔音佺音清音華音真音經音內外

二十篇 **稿木** 空好曰女逢衣 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

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有好呼報 漚音

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者 **有** 呼報 漚音

鳥 水鷓也今江湖畔形色 **百住** 數 **汝取來** 一本作去

似白鴿而羣飛者是也 **百住** 音數 **汝取來** 可取來 **去**

言 上呂 **齊** 在詣 **忤** 音悟 **駭** 諧楷切 **趙襄子** 名无恤簡

徒 所律 **眈** 音田 **藉** 在夜 **芴** 而振切在下曰 **燔** 音煩 **燼** 疾

切 上 **下** 時掌 **畱** 之 力救切謂宿 **竅** 口弔 **響** 音向 **劓** 音枯 **去**

本作 **顛** 都年切 **偏** 音篇 **神巫** 古曰巫覡亦通稱 **季咸**

於義不長 諸家本作既 **道與** 音余 **奚卯** 來短切司馬云汝受訓未

則無和胡臥切抗口浪切或相悉亮切眇音禱之音禱視音禱諱音禱濕音禱灰音禱

如濕云氣向吾一本作庸罪本作謔謔音震不止崔謔云

止如動也量音亮灰全本作功見賢遍切機發於踵許慎注准

發不齊側皆切大音泰眇直引切鯢音倪桓胡官切盤桓

謂盤旋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濫洄為淵鯢大魚也桓

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濫水咸上聲

泉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

水涌沃水烏僕切泉沈水音軌水泉雍水音擁河

復還入也汧水音牽不肥水水所出異洄音回易以鼓舍

之捨澹徒濫切泊音魄自失而走喪失精猗於危切移委移

貌之汎芳劒切茅莊子作靡崔謔云為其于偽切爨七玩切食

音嗣 豨虛豈切楚人呼猪作豨 適音的 雕琢持克切本作琢 怫然紛音 而封

哉一本作戎音哉 惡乎音鳥 饋求位切餉也 驚已音紀謂驚其自失也下處已同音

不解音蟹向秀曰未能懸解 諜音牒 便辟此亦切 尊長丁丈切 而鑿子

切 食羹音嗣 无多餘之羸音盈一本无字 而知音智 保汝保附也

履九遇切關西呼履謂之履 敦杖音頤 蹙之子六切 乎頤音怡 有閒少時也

賓本也必忍切 提履音蹄履一本作履 徒跣先典切 暨其器切至也 當

切 丁浪 背焉音佩於虔切 先悉薦切 搖而本身一本作搖而才本性 易以

切 覺音教 楊朱解在第七篇 之沛音貝 邀於於宵切鈔也遮也 中道中道

仰天本音作仰 以女音汝 能去丘呂切 矜夸口瓜切 進消莊音管子

作 澣音瘦 巾櫛壯乙切 脫履本作履 嚮音向 不閒音同 唯唯許

鹽

切 盱 盱 音呼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
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

切 煬 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
云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 不惡 鳥路 過 宋

音 而 去 切 上 呂 之行 切 下 孟 亦 以 本 作 易 切 亡 音 無 鬻 本 作 粥 切 倚

於 綺 趣 音 趨 傅 翼 音 附 庖 音 匏 犧 許 宜 女 媧 音 瓜 庖 犧 女 臆

行 億 音 曼 萬 音 頰 鳥 葛 切 頷 胡 感 相 息 亮 鵠 步 音 鶴 鶯 肩 音 緣

鷹 喙 切 許 穢 幾 音 冀 阪 切 蒲 板 泉 在 上 帥 音 率 熊 熊 音 碑 羈 音 丑 俱

鵬 鷖 音 彫 曷 一 旗 幟 音 熾 自 能 罷 皆 而 人 不 知 接 之

之 道 一 本 無 行 則 切 戶 剛 大 古 音 泰 介 氏 音 界 數 數 音 朔 六 畜

朽 又 解 音 蟹 之 長 切 張 丈 蝟 許 緣 蠕 而 竟 魍 丑 知 魅 音 媚

蟲 蛾 爾 雅 云 有 足 曰 蟲 無 足 曰 蛾 一 本 作 蟲 蟻 狙 公 七 余 切 養 好 養 呼 報

解音蟹馴音昏芋音序也序椽能鄙相籠一本作智名實未虧

一本作若也紀消子姓紀名消或為子偽影嚮音響李頤云應

響鳴顧迅峻信二音惠益阿浪見賢遍蹀足音蹀聲頂

影行一本作速切音歎音慨所說音悅刺之七亦弗中丁仲切驩然音歡墨

翟音狄宋大夫也在孔子後著書七十一篇崇為長

張丈竟音境說如字又服寡人也一本作曉

周穆王第三化一日

俛仰音免之覺音教視瞶音舜悅況往惚音忽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

化幻胡辨貫音官隧音墜不核音礙腥音星螻音樓而不可饗

音享周禮天官內饗腥不可食者馬黑脊而般臂鄭
立云般臂毛自有文也螻蛄臭今讀者宜依周禮饗

乾物也又音沸	扶切又音沸	扶切又音沸	切	以樂	齊純	筭	媯	府主	玉府	字	多作	食按	
也又音沸	切又音沸	切又音沸	切	洛音	素出齊魯	雞音	河音	主泉	府掌	為之	女旁者	隋祕書	
三月而復	切	切	切	不	白純	珥音	齊之	藏騰	金玉	于偽	方音	王邵	
作不復	切	切	切	舍	純	垂音	閒謂	府主	玩好	赭音	亦同	讀書記	
一本	切	切	切	亡	黛	玉以塞	之媯	四時	好內	赤音	饗音	云螻	
在覺	切	切	切	幾	代芷	耳也	或謂	食物	府主	色者	音	蛄古	
教曩	切	切	切	居	芷音	瑱	之媯	良貨	四時	聖音	惡音	本	
乃朗	切	切	切	豈	瑩	瑱	自關	賄外	食者	土音	白	臚	
	切	切	切	請	又音	瑱	而東	終南	也	也	邕	般音	惡
	切	切	切	祛	莖	瑱	靡曼	京兆	外	五	般音	班	音
	切	切	切	墟	九	瑱	萬	在	府	府	音	太	乃
	切	切	切	上	招	瑱	正	娥	主	九	音	掌	古
	切	切	切	時	市	瑱	娥	娥	府	乃	音	九	乃
	切	切	切	掌	昭	瑱	娥	娥	主	乃	音	乃	乃
	切	切	切	見	切	瑱	娥	娥	府	乃	音	乃	乃
	切	切	切	器	切	瑱	娥	娥	主	乃	音	乃	乃

王閒音閑恒有謂習其常存也模音謨不恤思律切治亂直吏

切駿音俊乘實證切藟音華驪音雷綠耳皆八駿切赤驥七南

音冀白犧音義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驥驪綠耳赤驥

與穆天子傳略同郭璞注云皆毛色以為造七到切父

名也後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為入駿也造切

甫為御史記云周穆王乘驥驪綠齊音泰箒音石脩音丙

作風字林云隱作西本作為淮南子云鉗且秦

商音上齊下合於義無取焉為右丙之御也除轡銜

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盜驪力移切盜驪即荀

善御也鉗其炎切且子余切子云織離者也

柏天於表切郭璞云巨蒐音渠搜西以飲於禁之漣

竹用切以洗先禮二乘室證崑崙音昆之阿赤水之陽

山海經云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之止古

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也

止古

止古

止古

字
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以詒音怡

遂賓於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

昭為于偽切王和胡臥切弁音奄萬行為里讀於子音嗚呼追

數色句切王幾音豈之樂洛音假音還考成子一本作老成

篇室屏必野切老聃吐藍切憤薄房吻切而復扶又切淫思音深

幡音翻校音絞顧野王讀鑠音水頽音洪不著陟慮切而

已音以為之于偽切覺有音教義見賢遍切曰喪息浪切曰樂音洛

日薑音愕曰寤音悟所怛丁達切雖譎音決則濡音儒燔音煩炳音悅

切抗則或作亢藉帶慈夜切造極七到切幾虛音豈南嶠與隅同

古莽莫朗切亡辨音無跨河苦化切之分符問切阜落音婦常

燠音郁相藉音陵大治音持趣役音趨呻呼音申昏憊音介

切昔昔也夜夜遊燕音宴觀古亂切其樂音洛覺音教吟吾南切

嚳音詣吟並寐語也嚳呻惡焉鳥路切思慮音四少閒也病差相嘖音誇

御而音誦斃之音幣諸墜音黃以蕉與樵同不勝音升不

厭音慳又於斃切士師之掌五禁之法者仞人一本作認曰嘻音熙將復扶又切

國相息亮切邪直似遮切或今亡音無且恂音荀華子胡化切

切病忘音望不闔室胡臘切毒之音毒且著龜音尸情匿音曉

切泊爾音魄鑿音鑿自拯蒸上聲行无下孟切狂辟音僻疾音救

痾音阿府藏才浪切脈診止忍切其瘳丑鳩切然吾之方密為句

從之音縱絕思音四操戈七刀切往數色主切哀樂音洛好音呼報

惡鳥路切可復扶又切妙當丁浪切逢氏龐音子少詩照切

迷罔文兩切過陳音鄉使音哀樂音之郵音焉能於虔切

遣歸士緣切辨爭音長於張丈切過晉音誑之九況切愀然

七小切喟然丘愧切涓然音自禁音啞然烏陌切給

若音待更微少也作

仲尼第四一曰極智

去情巨呂切仲尼魯國曲阜縣人顏氏禱尼丘山

年庚戌本生閒居音子貢端木賜衛人字顏回魯人字援

琴音獨樂音之分符問切愀然七小切有閒愀然變意

夾音亡變音曩吾乃朗切禮樂音遺來唯

既治直吏切下治亂同不舍捨音無闕礙音將為于偽切欲捐緣音

聘魯匹正切髮髯芳味切之量亮音其稱尺證切泊然音魄

充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充倉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士族傳之專

唯然唯癸切睂睫音接唯豁火活切有分扶問切六藏徂心

肺肝脾腎謂之五藏今六藏者為腎有兩藏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炁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

示見賢遍切簡朴片角切不治直吏切彊其兩切為于偽切

得徧與遍同崇嘯兼勿切浩芒音茫嘿然音墨吾語魚據切訥奴忽

一行下孟切不貳貳疑切同要一遙切瞽人莫侯切乃居一本

居反日數色主切料簡聊音无惕他歷切閱音悅欺魄片各切

居反日數色主切料簡聊音无惕他歷切閱音悅欺魄片各切

類穎人面醜也穎片各切形喪息浪切思慮四音末行戶郎切衍衍口汗切

在雄一本作存雄駮與駮同進知音盡能離力智切之稱尺證切

眇音麪斜視也從心音縱橫心去聲外進音盡以重柱用切好遊報呼

同切下之樂音洛榮悴疾醉切者鮮息淺切不知務內觀一本作不

如觀古亂切下同諦眇也口窞烏瓜切溫蒸音證自匿尼力切者難乃且切

故重柱用切所眇音視文摯音威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

也曾治齊文王使所聽平聲凡此眾疾一本作眾哀樂庶非是

文王怒而病愈洛音背明音佩文摯後向明而望之一本文摯下加從

分符問由死而幸也本多無不字觀上下文失

中丁仲切將眇亡少切先睹音視聞蝻而銳切淄音縑澠音乘淄水出魯

郡萊蕪縣灑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
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灑之合易牙嘗之難別

彼列切 將僵音姜先亟去吏切方犇佚音奔仆也音可

下同 渝音俞亢與抗同要造七到切後還旋音鄭之圃澤圃田也在

有治直吏切行過音戈鄧析錫音為若于偽切相嘲張交切調徒

切 所願知也知一本養養上余亮切長幼張丈切牢藉

本作籍側載切牢牲牢也圈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

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鼈龜蜃又國語云羅籍魚

也莊子云以臨牢欄李頤云牢豕室也庖廚音飽從者

才用 无相息亮切而知音智下以並為于偽切下无好

切 呼報 无惡烏路切荀粲七汗切傅嘏賈音志局衢足切公儀伯

堂谿公公儀堂谿氏懦夫乃玩切女之汝音能折之舌切春

蝨音終一之股音古能裂或作犀兕徐子曳音裔猶憾音暗

切不窺去隨所易以政切輿薪音余撞鐘宅紅雷霆音亭

一家一本作一道子牟莫侯切好與呼報切不恤雖律切子

輿音余行无孟不中之囿音又之詒音待欺後鏃作木

之弋二切桓團大端切之囿音又之詒音待欺後鏃作木

中丁仲切相屬音屬矢造七到切著直略切朋復音朋

扶又切所湊七豆切逢蒙薄江切烏號戶羔切綦衛音其史

圍之竹晉灼曰射食弋切矢末一本眸子莫侯切而睚音匡

不睫本作眈且洽切矢隧音墜強弩其兩切能撒一本魯

縞古老與音余人擲直炙切之分符問切差跌音蹉語張魚

切焉得於虔切故借子亦見在賢編孤犢音獨勝言音可

解音蟹下同公孫龍平原君之客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

亦作无異於馬云馬者白馬論之義也餘竅口弔切穢穴也

餘日人質切堯治天下為欲治直吏切治歟同道洽本作

外朝音潮芻古疇字直禪時戰切汎然芳劔切无係音計其應

音道亡音無違物一本作道亡情本作發无知一本作

下作廢无能雖无為而非理也一本漏為字

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上終 德十

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湯問第五

齊所

才細切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夏革

音棘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

混

茫

音忙

今惡

音烏下同

必復

扶又切下同

故重

柱用切下同

晝然

音獲一本

作齊州

爾雅云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距去也齊中也

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

西行至幽

與邪同

四海四荒四極

爾雅

云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觚竹北戶西王母

四義見

賢遍切

大虛

音泰下同

籠罩

陟孝切

亦焉

於虔切下同

知及

一本作反 豁視呼括切 无根一本音銀下同 皆拘音俱 桎梏音質

谷自解音蟹 刻斫音枯 夸大口花切 聃他甘切 周莊子名 女媧

氏音瓜 斷鼈音短 共音恭 工氏古帝 顓頊音專

慮伏音 羲許宜切 水潦音老 渤海今樂安郡 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

歸墟或作歸塘 八紘宏音 岱輿音余 員嶠渠廟切 方壺一曰方丈

瀛洲盈音 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

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周犯一本作範 圍字純音

縞古老切 珠玕音干 可數注色主切 連著直略切 波上時掌切 暫

峙直里切 仙聖毒之毒病也 禺強與隅同 神仙傳北方之

身名曰禺強簡文云北海神也 巨鼈列仙傳云巨鼈戴蓬萊山

而并滄海之中玄三番音翻更盈數色主步一本鈞

中記云卽巨龜也一本而趣音趨灼其音耐以數所據切又鑽祖官鯤鵬音

朋蚊蚋音文蚤蝨音早帝馮音憤浸滅子禁切使阨

鳥賣至伏義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一本作焦僂

國音譙堯短人國名也史記云焦僂氏三尺短之至

秦國也韋昭曰焦僂西南蠻之別名也案括地志在大

西北事見賢徧切諍人音爭山海經曰東海之冥靈

木名也生江南以葉大椿丑倫切木名茵芝其隕切

生為春葉落為秋莫孔切蚋音芮謂蠖蠖蚊蚋終

死簡文云歛生之芝也二者小飛蟲也終

髮之北一本作終溟海十洲記云木廣數上古曠切

長稱尺證切為鯢鯨魚鵬步登切雖語魚據切名之彌正切與

諸志之也記之麼蟲亡果切字書焦螟音名蚊睫音拭音式

皆在詣切鰾除倚切俞師曠皆古之聰擗耳音惕俛首音免

空桐史記云黃帝至於河登砢然音耕切雷霆音廷為櫛

音柚山海經曰荆山多橘已憤切房吻厥之疾氣疾也渡

淮而北而化為枳周禮曰橋渡淮鸚鵡音瞿不踰濟

子禮貉音鶴似狐踰汶武巾切則死矣鄆元水經注曰

為沈音兗水東經溫為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

河為榮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

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

與嶧同武中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

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

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

<p>氏<small>一本作夸</small>氏<small>夸口花切</small>一<small>厝</small>厝<small>音龍</small>斷<small>力</small>與<small>音</small>夔<small>音</small>以<small>式</small>晒<small>忍</small></p>	<p>高峰墜為幽谷<small>一本作幽岸</small>廢舍<small>音</small>砥礪<small>音</small>夸蛾</p>	<p>亂跳往<small>音調</small>往<small>音</small>眺<small>音</small>誤<small>音</small>也<small>或</small>可徹<small>丑</small>何若<small>一本</small>操地<small>七</small></p>	<p>之<small>起</small>土也<small>箕</small>畚<small>音</small>籠也<small>之</small>孀<small>音</small>始<small>初</small>亂<small>初</small>男女<small>七</small>歲<small>或</small>毀<small>齒</small>謂</p>	<p>苦恨切<small>起</small>土也<small>箕</small>畚<small>音</small>籠也<small>之</small>孀<small>音</small>始<small>初</small>亂<small>初</small>男女<small>七</small>歲<small>或</small>毀<small>齒</small>謂</p>	<p>小山如堆阜<small>且焉</small>且焉<small>於</small>虔<small>荷</small>荷<small>胡</small>可<small>擔</small>擔<small>丁</small>甘<small>叩</small>石<small>擊</small>墾壤</p>	<p>子作魁阜謂<small>且焉</small>且焉<small>於</small>虔<small>荷</small>荷<small>胡</small>可<small>擔</small>擔<small>丁</small>甘<small>叩</small>石<small>擊</small>墾壤</p>	<p>雜然<small>七</small>合<small>切</small>猶僉<small>七</small>廉<small>致</small>難<small>乃</small>且<small>曾</small>不<small>音</small>層<small>魁</small>父<small>淮</small></p>	<p>符問<small>大</small>形<small>音</small>泰<small>行</small>東垣<small>音</small>徽山<small>韓</small>詩<small>外</small>傳<small>之</small>迂<small>音</small>子</p>	<p>傷本<small>性</small>遂<small>致</small>死<small>者</small>也<small>性</small>鈞<small>已</small>本<small>皆</small>至<small>已</small>字<small>為</small>句<small>一</small>分<small>皆</small></p>	<p>江是明踰越<small>大</small>木<small>則</small>性鈞<small>已</small>本<small>皆</small>至<small>已</small>字<small>為</small>句<small>一</small>分<small>皆</small></p>	<p>云貉狐類也<small>皆</small>生<small>長</small>丘陵<small>旱</small>地<small>今</small>江<small>邊</small>人<small>云</small>狐<small>不</small>渡</p>	<p>揭厲皆渡<small>斯</small>須<small>往</small>還<small>豈</small>狐<small>貉</small>暫<small>遊</small>生<small>死</small>頓<small>隔</small>矣<small>說</small>文</p>	<p>言之案今魯之汶水<small>濁</small>不踰<small>數</small>十<small>步</small>源<small>不</small>過<small>二</small>百<small>里</small></p>	<p>子與周禮<small>通</small>言<small>水</small>土<small>性</small>異<small>則</small>遷<small>移</small>有<small>傷</small>故<small>舉</small>四<small>瀆</small>以</p>
---	---	--	---	---	---	---	--	---	--	--	--	---	---	---

嗤一切赤之察與音余夸父口花切父音甫大荒經云有

夸父所浸子禁切要之一遙切大歲音泰其分符問切繪似陵切續

音曠舟車居齊限子細切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山

甌丁甘切甄直為切甌甄神漢甫問切郭璞云今河東

大瀆沸涌出其深无蘭椒音焦醪醴音勞四埒音劣亡不

音無札側入切厲札厲疫也性婉音苑長幼張丈切儕居士皆切

不娉音聘孳息也阜盛也俗好呼報切迭音姪謠音遙倦音倦儻昌兩切

數色主切月迺古乃字幾剋其既切隰朋音習君舍音捨肆音叱咤

陟嫁徒卒切子忽視搗音指仲父音甫之耄莫報切偉于鬼切

臣恐去聲之也之適也奚戀力卷切祝髮之六切孔安國注

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而裸乎瓦切謂不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而裸以衣蔽形也不

巾音朱又作鞵又作帊帊頭是也帊頭帊頭也茨防疾移

夷貊音陌越之東有輒休之國輒說文作耶猪涉切耳

類是也諸家本作長子丁丈切生則鮮而食之杜預注左

以壽死曰啖人談去聲朽其本作音寡剔迺成乃古

字儀渠音蘧柴祭天神或通作柴積子智切燠則音動

煙上時掌切辯鬪都豆切愴愴初良切又本作滄周書曰

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涼涼字林云涼不

為于偽切連屬音燭微脆七歲切均處昌據切詹何音獨

繭古典切芒鍼音亡荆篠本作字剖片日切粒音立汨流古疾切

也 不撓 乃孝切 曲木也 芳餌 仍耳切 挂微 卦音 施舍 捨音 頡頏 上胡切

下戶 郎切 蒲且 子余切 織繳 灼音 雙鷁 倉音 放而 分兩切 聚沫 末音 魯

公扈 戶音 扁鵲 史記曰扁鵲者渤海郡人姓秦氏

疾 汝曩 乃朗切 府藏 徂朗切 偕長 張丈切 今為 于偽切 於斷

丁貫 切 遂飲 於禁切 剖胷 片口切 華 戶化切 他 音 剝腸 音 溺

則前 洗 先禮切 思議 宜音 臆斷 憶音 瓠巴 音 柱指 一本切 鈞 音

舍琴 捨音 互應 於證切 後和 胡臥切 无幾 居豈切 何復 扶切 又而

叩 口候切 涼風忽至 一本作總 以激 擊音 夾鍾 古洽切 叩羽

王遇 暴 薄報切 洎 胡古切 徵 陟里切 斐賓 儒佳切 熾烈 尺志切 澧

泉 禮音 為晉 于偽切 鄒 側尤切 衍 以戰切 號談 天衍著書四

十九篇又有終
始五十六篇
亡音無將挾音協學謳音歐之技渠綺切響

遇鳥葛切糧過音戈雍門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也鸞歌音育梁欐音麗

屋棟也
曼聲引聲也一里一本作十里垂涕音體目汁也復為扶又切

躍扑音沐自禁音金放娥分兩切峩峩音娥卒逢音聲淋雨音林

之操七到切乃舍音捨夫志音符弁山音奄之所音入王薦音廣雅音進下同

越日一本作翼日謁見賢遍切下同能倡音昌俳優音步皆切趣巧音趨

夫符音符鎮驅音切曲頤也又五感切鎮猶搖頭也其頤音夷曠音舜大懾音而涉切

皆傅音附諦都計切料力弔切肝音干膽丁感切心肺音芳吠切脾音毗

腎上聲筋音中會復扶又切又如字而歎一本作姑歎幾乎音祈雲梯音他

切
墨翟音狄飛鳶音緣禽滑釐音翟弟子也敢數音朔甘蠅音余

切 穀弓 音構張 更 古行 羸 盈音 牽挺 徒鼎切 機躡 女輒切 錐

末 佳音 倒 都導切 皆 在詣切 亞學 鳥嫁切 以 必學非也 釐 毛音 懸

蝨 所乙切 浸大 子禁切 物稱 尺證切 燕角 煙音 之弧 狐音 之斨 幹音

射之 食亦切 以強 其兩切 拊膺 音撫 矢鋒 音峰 而隊 一本作墜 扞

之 音汗 剋臂 淮南子云中國嬰血越人契臂其一 造 七到

切 父 甫音 所易 以鼓切 吾趣 音趨 六轡 音祕 僅 音覲 疏概 音冀

无跌 凸音 捷乎 疾葉切 齊輯 音集說文云 乎轡銜之際 此言

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 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 脣吻 武粉切 智臆 音憶

中規 丁仲切 目眊 音視本 識之 音志 以暱 尼質切 丘邴 音鄙

切 能稱 尺證切 體羸 力為切 悍志 音旱 銛鐸 音芒 痕 戶恩切 捷

他達鷓切鷓助俱鷓音寇生而須哺申佗音陀或音拖一本作抱之

易以鼓切為我于偽切童子音同泯然亡忍切淡淡音黯驕呼麥切

聲傳之丈專切柙而與匣同至要於宵切趣而音趨三招一本

作拮奴兼切指我嗑音益睽音益睽音益睽音益睽音益睽音益

取物也又音點我嗑音益睽音益睽音益睽音益睽音益

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洲有木有尺

寸止八練鋼音剛皜然音縞又作章斷大貫切

力命第六

之分符問切壽夭於兆切係音計之行下孟切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

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愛惡鳥路切亂適音的以殉本求

也被醢音海叩其寇音並行下孟襜音褐音曷音復音

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襜說文云粗衣也又腋布襦也

又云襜褕短者曰襜褕有作短褐者誤荀子作豎褐

楊倞注云僮豎即夷糲合達切糲音糲音糲音

之禍於義亦曲糲音糲音糲音糲音

糲孟康云麥糠中不破者是也連糲音麗音熙音然音

蓋謂粗春粟麥為糲餅食之

云歡也在朝潮音諤然鄂音敖朕傲音偶偶丘羽切本或作踣

將舍捨音言行下孟予語魚據切識夫符音復言扶又衣其

於既狐貉音胡菽菽音菽音菽音菽音

岱山采得冬蔥及菽菽布也庇其必利華音輅音輅音

之天下鄭立云即大豆也

也道音然音自得貌後楊以槩古代能寤音易音以鼓

當割切或非管夷吾鮑叔牙並穎上人也鮑牙公子糾

作悟者非

齊大夫冢在羸州

規酉 嫡庶音的 齊僖公許其切 召忽本作 奔莒音舉 紬无

音黜又 秩服音快 遂殺音試 射音食 亦中丁仲切 擗魯又作 治

國直吏切 能為于偽切 霸王于況切 必舍音釋 堂阜音婦賈達

之北境杜預 而見賢遍切 身下還嫁切 仲父音甫 叔賈音古 嘗

為于偽切 復諱扶又切 惡乎音烏 屬國音燭 欲歟音余 絜廉音結 棄

瑕音還 隰朋音習 賢下還嫁切 不瞽音古 故僅音覲 鄧析音析 著書

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

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歟殺

則非子產所殺也 操七刀切 數音朔 難乃且切 戮之音六 或

駟歟音船 產卒子律切 之行下孟切 而重柱用切 无分符問切

鬼媚或作魅 遺喪息浪切 不為于偽切 弗夔魚列切 不解音蟹 矯

氏居天切診其之忍切女寒音汝屏音棘之上聲乳音渾

竹用切且食音嗣之分符問切重音貺音自瘳音驚音熊語

魚據切算之先玩切所亡無音聃他甘切所惡鳥路切揣利初

切料倚聊音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訾即移切當作賞識

之音昧音昧音亡音壽天音無音慤音矣音奚樂音動若械

戶界切本不為于偽切咳之音凝音墨尿音眉癡音方音墨

之音無賴音廣雅云墨音目屎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

也單音至音戰音激音啍音齒音然音切音又音啍音喧音又音呼音遠音切音鄭音玄

說文云恒寬音慤音片音滅音慤音音音敷音方音言音慤音慤音胥音相音居音如音胥

各從其志也如隨也謂巧佞音邪音佞音愚直音質音直音婢音言音上音斫音斫音容音止音

峭嶽也字林云婢便房連辟婢亦切便僻不解音蟹相

齊也久不解悟貌便房連辟婢亦切便僻不解音蟹相

語魚據膠口交恆口加切阮孝緒云恐交切情露無所蔽

音極皆而吃又訥澀貌又云疾也又急性相背也或作

非是極皆而吃又訥澀貌又云疾也又急性相背也或作

切澀所立眠聲上姪音珍方言眠姪欺慢之語也郭

貌開通誣之睡誣口恚切又如偽切鈍滯也爾雅云誣

誣誣也又勇敢果敢怯疑不相謫知革發謫謂

過也發謂以行下孟无戾无違多偶謂多與人相和

也自專謂自專擅不乘權謂乘用隻立獨孤眇音衆

態他愛侷侷欲之貌幾俏字同有幾下音祈俏之際味

然為句不與駭字同其卒村入聲揜目音奄背城一本作坂不隊音墜

仆也音赴貧窮自時也一本作富貴自時也天折之舌反料虛音聊度

人徒落切亦中涉冲切半也全而亡音无喪切

同知全音智下非行下孟切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是鬱鬱芋芋

芋音千廣雅云芋芋茂盛貌若河滴滴或作滂滂並音普郎切流蕩貌艾孔一本作

史孔跪當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駑馬音奴稜

車稜當作棧作棧車謂編木為之棧士限切晏嬰菜之夷維人也寡人

今日之遊悲為句數君色主切被囊先和切行假音何暇其迭

姪音獨為于偽切諂諛音典其相息亮切與鄉音向商趣音趨遇

否蒲鄙切

楊朱第七 達一日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

子相反陸德明云楊戎字而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

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而好呼報惡勞鳥路而復

切扶又關鍵音件為衿音今枯槁口老為富為貴為死奚為

焉為子孫並于无厭一鹽焦其音椒此難乃且相齊息

同切下君歛收聚也已施始豉實亡無音其省思井齊得去聲

也限千亡音无幾居音祈所弭綿婢晝覺音教亡音无介音界

也微奚樂音洛為美于偽厚復扶又切常厭一鹽切本或

偶偶上羽慎耳一本作囚纍音累桔古沃切何以異古

字大古泰音卒然七忽從心音同所好呼報切所去呂

勸一作觀不近去聲下同不為刑所及刑害也臭腐輔音伯夷

非亡音无欲為句矜清之郵音尤爾雅云尤過也以放餓死公羊傳曰放死

不立劉兆注寡宗少宗也原憲其羽切殖累去聲焉在於

相損音捐不含音憾勿壅音擁勿闕安葛切相齊息亮切復

扶又切得嗅許救切闕顛與羶字同須延切廢虐毀殘也去廢上呂切

熙熙許其切縱拘音俱不舍音捨瘞之於例切衣薪於既切

袞衣古本切儉嗇音色一作省之分符問切二人進音盡子產鄭

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息亮切以治直吏切下治矣

公孫朝依字朝好呼報切積麩本又作麩望門音亡醴漿音遭本又作槽

有亡音无哀樂音洛比房頻密切媵鳥果切媵奴坐切耽於本又作妣

丁南屏上聲親昵尼質切足夜即且切未愜口蝶切娥音俄姣

音絞廣雅必賄呼猥切挑之他堯切因閒音閑事行下孟切所好呼報切

大了密遭本作造析錫音因閒音閑事行下孟切所好呼報切

俟易一本易及以下同跨人口花切暫樂音洛

力憊皮界切說辭一本作別之彼列切茫然音忙逕廷音聽

抑抗苦浪切欲去上呂切之累去聲先貲音髭所好呼報切猶

蕃甫袁切岨與阻同嶮與險同行咫音紙百住色主切胞廚音蒲

切本又堂廡音武庫藏徂浪切妾媵以證切不為于偽切之施

始政切禽屈音骨釐音狸墨德過音戈以斲音祈好惡並去聲

下同苦樂音洛亂治直吏切既更音庚則重柱用切所復扶又切

踐鋒

音峰 踐一本作蹈

舍國

音捨

不以身自利

一本作以治

矣

直吏切

去子

上呂切

大過

音泰

出語

魚據切

有斷

短音

省矣

息井

言當

丁浪切

墨翟

音狄

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

案史記

於歷山陶於河濱今濮陽雷澤縣

不告

古沃切告上日告發下日誥

已長

張丈切

商

鈞

音均

鮫

古本切禹父名本又作鮫

禹纂

音纘

過門

音戈

跣

步千切

跣

丁泥切

禪

音善

蔽

音弊

紱冕

音弗

僅免

音覲

與株

音誅

塊

口對切

音縱

盡驕

子忍切

无厭

一鹽切

始愜

口帖切

樂以

音洛

若覺

音教

不識

如字又音志下同

要死

一遙切

人俏

音笑本或作肖

自扞

音汗

禦

魚據

趣走

音趨

不去

上呂切

是橫

去聲下同

其唯聖人乎

從此句

下其唯

魚據

至人矣連

為四事

于偽切下同

謂遁

音鈍

不要

一遙切

周諺

音彥

曰田父音甫下同啜音權筋節急也或作臙醜筋急貌菽茹去聲藿音霍肉麤倉胡切筋節斤音

脛急音權下區位切脛醜筋急貌綈幕音啼心痛鈴

切侔地莫侯切可卒村入聲常衣於既切緼一問切廢房未切

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汾暨春音洎自曝蒲木切隩室音奧

狐貉音鶴之暄音萱戎菽已解力甘泉音里莖音藟藟音藟藟音藟

藟耳也一名蒼耳泉俗音此藟思上聲萍子爾雅云萍萍也又萍藟蕭郭注今藟蒿也初生亦可

也蜇音哲於口慘干感切於腹慘蜇痛也衆晒式忍切姣色音絞無

饜一鹽切之蠹音如累其去名下呂切者亡音无逸樂

音洛下同惡烏路切夫音符而累去聲

說符第八

與爭

音諍

為解

音蟹

不復

切扶

有和

胡臥

爾行

一作知

爾行

注同

孟切

見乎

賢徧

度在

依字

人惡

鳥路

王

于汝

從徑

一作

從徑

作

本

一本

而復

扶

度諸

徒落

為富

于偽

汝語

魚據

強

切

強

食靡

文彼

角

韓詩

中矣

此言

語道

魚據

語道

失

為

亦

亦

猶禽獸

飽食

中矣

丁仲

語道

魚據

語道

失

為

為

為

為

一本

其相

息亮

為已

于偽

國易

以

有為

于偽

有

有

有

楮葉

敕呂

鋒殺

所拜

豪芒

亡音

可別

彼列

以瞻

市

不

不

不

好

呼報

官遺

唯季

佚樂

音逸

君遇

一作

作難

作

作

作

作

乃且

亂切

一好

呼報

說之

音悅

而窘

渠殞

從請

謂

屬乎

音

屬

力爭

諍音

別之

音

叩胷

口候

投隙

音

抵時

當

屬乎

音

屬

智苟不足一本無字焉往於虔切舍然捨音无愠一問切公子

鋤士魚切公寤音悟有郟去逆切雍邕音貌一本作眼睂睫接音盜為

于偽切而戕音牆注同大駭與駭同智料去聲以擿陟革切園

流與圓同厲之涉水也並蒲浪切涯音崖錯意七故切子識音志不

復扶又切費无極房未切勝詩證切欲令郎定切溜側其切澗

乘音復為扶又切所別彼列切旨趣音趨非樂洛音去言上呂切淺

知音智解鮮息淺切於難乃且切新穉穆子穆子晉大夫攻

翟音狄勝之為句遽人巨音遽傳去聲飄風符宵切德行下孟切卒

然子律切之勁居盛切能拓一本作招公輸般音班有好呼報切不

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作杓許慎云杓引也古者縣

懈古賣切又復扶又切先迮音誤圍其城許慎注淮南子云楚莊王圍宋九月

一本作析骸錫音大半音泰蘭子史記注云無符傳出入

國非是遊者也疑蘭字與蘭同以妓渠綺切使見賢遍切長倍依

屬音燭其經音歷之復扶又切僑人音喬寄也妓无庸為句拘而

擬戮之一本漏字豫要一遙切年長張丈切善相息亮切筋

骨音斤髣髴上音昉下恍惚音悅忽弭亡爾切瞰跡也一作徹其

同也一作擔丁甘切纏音墨九方皋音高此其一本作比請見賢遍切

有過古臥切牝類忍切牡牟后切而驪力移切不說音悅其麤

與鹿同詹何音占身治直吏切孫叔敖五勞切楚長老張

主惡烏路切吾施始政切王亟紀力切為我于偽切人機

切

音機祥也
又音畿
寢丘
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

牛缺
傾雪
邯鄲
丹音寒
曰嘻
許其
矣夫
符音
往見趙君以

我為事必困我
為句一本云往見趙
君便以我為必困
至關
作闕
意其

兄
本亦
力爭
音
仁將焉
於虔
无量
去聲
財貨无訾
音髭

可度量也賈逵注
國語云訾量也
擊博樓上
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

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為十
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

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髮方寸三分
長寸五分鏡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

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為曉碁即入水食
魚亦名牽魚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

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
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畏音側
博者射
為句食
明瓊

張中
丁仲
反
音
兩檣
他驤
而笑
凡戲爭能取中皆曰
射亦曰投裴駘曰報

采獲魚也。榆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六博經作鰈比
目魚也。蓋謂兩魚勇之比目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
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他臘反。今本云榆魚者是。飛鳶
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

音適。雙隊。墜富樂。輕易。立懂。勦力。音雷。
緣音適。雙隊。墜富樂。輕易。切以鼓。立懂。勇也。勦力。并音雷。

也。精兵。積兵。本作之行。狐父。壺殮。澆飯也。以
也。精兵。積兵。一本作。之行。下孟。狐父。音甫。壺殮。音孫水。

舖。舖曰諱。食我。而歐。喀。伏地而死。食
舖音。舖曰諱。熙音。食我。嗣音。而歐。一口。喀。音。伏地而死。無地。

字。不知已。自以為不知已者。居海上。食
字。不知已。紀音。自以為不知已者。居海上。去一本作而。

菱。菱。食椽。有難。今死而弗死。
菱音。菱。奇上聲。一。食椽。象音。有難。乃且。今死而弗死。本。

無而弗。對。以忘。唯請。成然。賤畜。
無而弗。對。墜音。以忘。一本。唯請。音精。字林云。精誠也。一。

死三字。對。以忘。唯請。成然。賤畜。
死三字。對。墜音。以忘。作亡。唯請。本音。情說文云。人之陰。

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實反。戚然。賤畜。
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實反。及非也。戚然。子六。賤畜。丑。

切。勇於。泗。操。幾半。之迂。之辟。喪。息。
切。勇於。泗。音。操。七刀。幾半。音。之迂。音于。之辟。音。喪。息。

切下 爲亡音无子長張丈切之況詞也衣於既切素衣同

依字 朴之片卜切鄉者向音使汝見狗見一本無與爭音諱患

難乃且 不捷以接切其使所吏切自喪息浪切奚爲于偽切邯

鄆丹音寒客和胡臥切相爲于偽切蚊文音蚋音嗜子臘切其

亟去吏切之廢救音分既符問切无復扶又切宋人有游於

道一本作宋遺契口計切刻木密數色主鄰父音甫

人迺古乃亡鉄音斧而相胡沒切一本掘字又其復見

扶又 白公勝詩證策張劣切策端有利鐵注淮南子云馬

屬音著直略切足蹟音致株埒音頭抵丁禮衣冠並去

適鷲音因攫音吏捕倡之音昌戲弄也子攫人之金

何故

一本無故字

迷著

直略切

泊然

音魄安靖之貌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釋文卷下終

德十一

